

“可能的地图”与隔绝的“桃花源”：钟怡雯散文中的“隔离性”地理空间

方立娟¹

(¹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钟怡雯散文中的“隔离性”地理空间，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却又有着本质区别。呈现在钟怡雯笔下的“隔离性”地理空间，并不是与外界完全隔绝，而是有一条通往“桃花源”的路径。钟怡雯的桃花源情结不仅源于其丰富的想象力，也与自然地理环境及地域文化有关。“隔离性”地理空间不仅是离散书写的重要载体，也融入了钟怡雯的精神世界，具有深刻的文学史意义。通过对“隔离性”地理空间的分析，可以更好地探究作者的情感特质与思想内涵。

关键词：钟怡雯；散文；“隔离性”；地理空间；桃花源

"Possible Maps" and Isolated "Taohuayuan" : The "Isolated" Geographical Space in Zhong Yiwen's Essays

Fang Lijuan¹

(¹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e "isolated" geographical space in Zhong Yiwen's essays bears some resemblance to the "Taohuayuan" described by Tao Yuanming to a certain extent, yet there are essential differences. The "isolated" geographical space presented by Zhong Yiwen is not completely isolat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 but rather has a path leading to a "Taohuayuan". The author's affection for the Peach Blossom Spring not only stems from his rich imagination, but is also related to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regional culture. The "isolation" geographical spac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discrete writing, but also integrates into the author's spiritual world and has profound significance in literary histo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al space of "isolation", the emotional traits and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author can be better explored.

Keywords: Zhong Yiwen ; Essays ; "Isolated" ; Geographical space ; Taohuayuan

引言

钟怡雯在《可能的地图》中写道：“此刻，聚落、白云和我，都在同一个时空的坐标上。属于祖父的，应当存在于另一个不同的时空。那是我无法落足的所在。它可能存在，也许消失。”^{[1]83}而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中，渔夫不经意间发现了桃花源，后来却找不到返回的通道。细味钟怡雯散文中的一些地理空间，与“桃花源”类似，有着隔绝的意味，却又并未完全隔绝。因而有必要将钟怡雯笔下的“隔离性”地理空间与桃花源进行比照，分析作者通往精神桃花源的路径，进而探究其独特的思想内涵。

- 103 -

作者简介：方立娟（1988-），女，江西赣州，博士，研究方向：文学地理学、华文文学、中国古代文学。

通信作者：方立娟，通信邮箱：2415386652@qq.com

www.shiharr.com

1. 钟怡雯散文中的“隔离性”地理空间

钟怡雯在《河宴》中写道：“没有人的故事，河不过是个地理名词，当人们因它而牵动了生命的绳索，它便也懂得悲欢离合。”^{[1]22-23}进入了文学文本之后的河流，并不仅仅可以作为客观存在的地理空间，也是融入了情感与记忆的地理空间。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称：“文学作品地理空间各式各样，其内涵丰富多彩，其结构也不拘一格。”^[2]关于文学地理空间类型的划分，学术界已有相关论述，本人曾在博士论文中指出：“关于文学地理空间的类型，学术界的划分标准也不太一致，不过不同的文学作品，其文本中的文学地理空间构成要素亦不太一致。文学地理空间的构建应根据相关要素之特性进行，这样才能真正立足于文学文本，从而探寻相关文学现象，解决一些文学问题。”^[3]细观钟怡雯散文，有着不少典型的“隔离性”地理空间，值得探究。

何谓“隔离性”地理空间？“隔离”一词既有“隔断”^{[4]212}之含义，也有“分隔开来，使断绝来往”^{[4]212}之含义。“隔离性”地理空间具有“隔离”的特性，有地理意义上的隔断，也有人心方面的隔绝意味。其实“隔离性”地理空间并非为钟怡雯散文中所特有，早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即有类似的“隔离性”地理空间，“桃花源”即是典型代表。《诗经·召南·殷其雷》中的“山”也具有阻隔效应，然而“殷其雷，在南山之阳”^[5]这样的句子多是由于起兴；苏轼《和陶杂诗十一首》中的“故山不可到，飞梦隔五岭”^[6]则体现了山的阻隔功能，此处的“故山”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隔离性”地理空间。因为时空的距离，古代的游子们经常要面对真实的“隔离性”地理空间，这些地理空间也不免会写入文学中，富有情感内涵与审美意味。人生不乏聚合离散，地理空间也有连接与隔离之别，因而有必要提出“隔离性”地理空间这个概念，以便更好地对钟怡雯散文进行研究。

钟怡雯在《岛屿纪事》的开头说：“我已经失去了那座岛屿。”^{[1]3}可是作者又说：“有时候，我又觉得并没有完全失去那一座岛屿。”^{[1]3}这座岛屿还藏在作者的记忆里。作者在文章的末尾写道：

“他们归去，惊见沧海已化桑田，原始的一切已无从寻觅。武陵渔夫至此已完全失去了桃花源，文明粉碎了他们完美的回忆。

我应该庆幸。庆幸自己的碧琉璃依然完好如昔。

我并没有失去那座岛屿。”^{[1]9}

此处的岛屿即可归类为“隔离性”地理空间。这座岛屿不仅仅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岛屿，也是含有作者情感记忆的岛屿。可是这些情感记忆并不一定能为旁人所理解，就像小时候写生时“李老师”不明白“我”为何每一次都画天空却不画相思林一样，“若时光可以重现，我会告诉他，其实每一张画里都隐藏着相思林变幻游移的阳光、叶涛和树影；每一张作业都糅合了两幅繁复的图像。我还要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其实我爱的是绿荫下、珍珠毡上、凉风徐徐的休闲和舒适”^{[1]5}。哪怕是一起在岛上生活过的人，彼此的感受也有不同。作者认为有的人并没有找回那座岛屿，不过她认为自己的“碧琉璃”依然完好。

在《灶》中，作者写奶奶伴着灶，守着一个由井水、木碗柜等组合成的一个旧世界，“我无法跨过那无形的距离回到属于灶的时代去，只好遥观那飘忽的丝网，摇曳在腾空的记忆里”。^{[1]45}

在《渐渐死去的房间》中，曾祖母因为年迈以及疾病等缘故，房间里有一种混浊的气味，让众多家人避之不及，这就有了第一层隔离意味。曾祖母因为畏光，还要把窗户的透光地带糊死，这是第二层隔离意味，属于地理意义上的隔离。当曾祖母去世时，丧礼上堂姐嘴角露出微笑，这属于人心层面的隔离。这里面的大部分人并不会去关心这样一个老人晚年生活的孤独与不易，更多的是在意老人带来的麻烦，此时此刻人心宛如那个被封闭起来的房间，宛如一座孤岛。

而满姑婆是曾祖母六十几岁时收养的孤女，她对于曾祖母怀有的那份感恩之心，却难以被旁人所理解，“她们的心思，都已经流放到另一个世人无法到达的地方”^{[1]61}，这个地方明显具有了人心上的隔离意味。作者写道：“如今，满姑婆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曾祖母‘遗传’给她的房间。实在难以想象，她怎么能够与那种常人避之犹不及的空气一起生活。其实，她的寡言亦是另一种无形的房间，阻隔了她和家人的沟通，也同时封闭起她内心的秘密。”^{[1]61}孤女的生活环境似乎也像一座孤岛一样，缺乏关爱，可是曾祖母的介入曾经让这座孤岛发生了变化。没有这样经历的旁人很难理解满姑婆对曾祖母的感情，这种感情已经跨越了地理的限制，直达人心的深处。《空间的诗学》认为：“一切真正有人居住的空间都具备家宅概念的本质。”^{[7]3}又：“我们应该证明家宅

是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7]5} 这样的隔离性空间增强了文本的神秘性，也尊重了人物情感上的独立性，是作者的妙笔所在。

除房间、灶、岛屿等外，钟怡雯散文中还涉及了天井、金宝小镇等隔离性地理空间。因为时间或空间又或是生活经验等的阻隔，造就了一个个“隔离性”的地理空间，这些地理空间标志着独特的情感记忆，又有着类似于“桃花源”的隔绝意味。然而这些地理空间并非完全隔绝于外界，“隔离性”地理空间与外界之间似乎也有一条通往“桃花源”的路径。

2. 通往“桃花源”的路径

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中，桃花源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场所。“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一作草），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8]，他继续前行探索：“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8]桃花源是可以被发现的，并不是完全隔绝于外界。而钟怡雯笔下的“隔离性”地理空间，也是可以被看见的。

作者童年时的天井虽然不大，却给了作者想象的空间。井缘的苔藓更衬井水之幽静，作者在一片深邃与神秘中开拓了想象的天地，生活空间由此得到了延伸。对于童年时代的作者而言，这方天井本身就带着通往想象中的龙宫的意味。然而，当她后来告别天井时，天井又成了梦土，成了桃花源一般的存在。作者写道：“签下卖屋契约时，奶奶与我同时泪光闪烁。自此，永别那里的一景一物，也割断了系联着我与天井的脐带，那条血脉相连的脐带啊！天井从此成了梦土，一个水涌梦始，哺我育我滋养我的一块沃土。”^{[1]15}即使告别了天井，作者也让天井以梦土的形式存在着，“梦土”即意味着作者即便离开了此地，可是在精神上还可以与此地产生链接。这与单纯的回忆不一样，这是高度的精神融合，作者在此处找到了这条通往“桃花源”的精神之路。由此可见，这条通往“桃花源”的路径可以是实体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即便是实体的，也带着精神赋予的意味。

钟怡雯在《人间》中说道：“这个青鸟不到的地方，确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即将离去，最牵绊我的，便是这片童年时心灵的避难所、完美的休憩地。”^{[1]21}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如桃花源一般的地方，可是她并没有和这个地方真正“永别”，她又说：“明天，我也即将展翅，而这片温暖的土地，我拥抱着，在山巅，在水涯。”^{[1]21}她离开了，她在奔赴远方的同时还能拥抱着这片土地。或许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始终有一个通道，可以跟这片“桃花源”建立深度的链接。杜华平在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三届年会的论文《论文学地理空间的拓展与深进》中指出：“文学地理空间的深进，就是指写出‘地方灵魂’，其实质是作家与地理空间的深度契合。”^[9]

《凝视》中的“我”很害怕曾祖父和曾祖母的遗照，以为被照片中的眼睛凝视着，直到有一次大扫除时，“我”在曾祖父的照片后面发现了那破壳而出的小壁虎，新生的力量打破了旧时的恐惧，作者于文末写道：“那次大扫除好像一个告别仪式，永别那段被凝视的日子。可是凝视的力量却从来未曾停止，每当我远眺夜空，总是看到那永恒的眼神，在遥远的时空里，与我相望。”^{[1]166}纵然是相隔遥远的时空，还是可建立相望的通道。这些“隔离性”地理空间并不是完全隔绝人世，而是早就在一些人心里种下了种子，在某个契机中还可以生根发芽。荣格指出心理的根源可回到洪荒时代，他说：“我们的心里有一条拖在后面的长长的蜥蜴的尾巴，这条尾巴就是家庭、民族、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全部历史。”^[10]钟怡雯不仅没有否认集体记忆，还在作品中暗示了回望的通道。

在《可能的地图》中，“我”带着相机、记事本和口述的地图去寻找祖父记忆中的那个地方，因时间流转，人事变迁，那个地方似乎也成了遗漏的所在。也许有一天，这个地方会消失，会布满野草和树林。可是作者却认为还是会有几个好记性的人忘不了，即便形躯腐朽，“剩下的，是一种干净透明的本质，充塞在天地之间。唯有天上的诸神见证了这些短暂的永恒”^{[1]83}。记忆中的地方成为了可能存在也可能消失之处，就表示其并没有完全隔绝人世或者人心。

即便是在《渐渐死去的房间》中，作者自述多年后依然记得那种气味以及满姑婆“她养了我这么多年……”^{[1]58}的话语，在此处，作者的笔墨给了人物充分的尊重，就像陶渊明写下通往桃花源的路一般，作者也以自己的笔触“复活”那个已经“死去”的房间，开拓了一条通往满姑婆和曾祖母精神世界的小径。

不管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还是钟怡雯散文中的岛屿等，都可以归类为“隔离性”地

理空间,只不过二者的本质不一样,钟怡雯笔下的地理世界有着更丰富的情感记忆,而桃花源充满了更多理想浪漫的色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钟怡雯内心也是有着“桃花源”情结的,毕竟她多次在文中提及“桃花源”。从她笔下的“隔离性”地理空间展开分析,也可以更好地探讨作者的情感内涵。

钟怡雯在高中时离家半年,称:“因为受不了家的管束,受不了油棕园把我当犯人一样囚禁在无边无际的绿海,受不了溺毙和窒息之感,遂成为逃家的人。”^{[11]9}油棕园类似于一个桃花源,与世隔绝,而钟怡雯却并非那个寻不到路的渔人,离开之后,她还可以“在另一个岛,凝视我的半岛,凝视家人在我生命的位置”^{[11]13-14}。这条通往桃花源之路,可以通过疏离与书写来打通。她在《北纬五度》中写道:“疏离对创作者是好的,疏离是创作的必要条件,从前在马来西亚视为理所当然的,那语言和人种混杂的世界,此刻都打上层叠的暗影,产生象征的意义。那个世界自有一种未被驯服的野气。当我在这个岛凝望三千里外的半岛,从此刻回首过去,那空间和地理在时间的幽暗长廊里发生了变化。镜头一个接一个在我眼前跑过,我捕捉,我书写,很怕它们跑远消失。我终于明白,为何沈从文要离开湘西凤凰,才能写他的从文自传。”^{[11]13-14}这种书写不是简单的回忆,而是建构起与过往空间连接的通道,从而在并行空间中找到自我。

钟怡雯散文拓展了“隔离性”地理空间的内涵。在地域书写上,她以独特的油棕林记忆与赴台体验拓展了“隔离性”地理空间的内容,在情感表述上,她以自己不一样的笔触拥抱着过去的时空,奔向向往着的未来时空,为这个“隔离性”地理空间打通了一条通往精神桃花源的路径。

3. “隔离性”地理空间与作者的情感内涵

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说:“创造家或故乡的感觉(见第五章)是写作中一个纯地理的构建,这样一个‘基地’对于认识帝国时代和当代世界的地理是很重要的。一篇文章中标准的地理,就像游记一样,是家的创建,不论是失去的家还是回归的家。”^{[12]60}钟怡雯笔下的这些“隔离性”地理空间,亦不乏家的意味。那个“渐渐死去”的房间,对于曾祖母和满姑婆而言,有着家的味道,作者笔下的岛屿,是其心中的“碧琉璃”,亦是精神上的桃花源,一样有着家的味道。钟怡雯在《岛屿纪事》中认为父亲和叔叔们已经完全失去了桃花源,其实也暗示了他们曾经拥有过类似于桃花源一般的家。

然而现实中的家或许难以达到完美的地步,陶渊明还乡后还得继续寻找其家园,“形态上的家不是永恒的”^[13],且“家庭成员或邻里之间的情感也并非永恒”^[13],”桃花源”或许更容易唤起心里的共鸣。

钟怡雯的“桃花源”情结不仅源于其丰富的想象力,还源于其童心以及对自然的亲近。她在《天井》中写道:“在小小的心灵里,那水深不可测处应也有另一个天地,也住着另一种亦可以名之为‘人类’的生物,同我们一般寻常饮水睡觉玩乐。或许里面藏卧一只水蛇精,哪一天修炼成龙,突然凌霄飞起,潜入翻腾的云阵中。”^[11]现实的地理空间在此处也有了浪漫的成分。在《空中花园》一文中,失眠的夜里,作者靠着想象盖起一栋海市蜃楼:“叠床架屋,修整房舍,考虑得最详细的是庭院。”^{[12]34}在这个花园里,大树有鸟窝蕨、鹿角蕨,兰花也是野生的,看上去是想象的地理空间,实际上却也夹杂着现实对过往的追忆或者惦念。钟怡雯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南洋的乡土空间给了她近乎原始蛮荒的体验,她曾著有《野蕨之梦》,自言对蕨类有种“近乎乡愁似的情感”^{[11]114},这些体验也延展到了其精神世界,又从精神世界照进现实生活。哪怕后来进入都市生活,她亦难忘那充满野性的自然。

刘勰《文心雕龙》言:“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4]沈德潜《芳庄诗序》曰:“予尝观古人诗,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其所处之地。”^[15]自然地理环境对一个作者的影响也可以达到深远的程度,钟怡雯年少时期接触的油棕林足以引发她对于桃花源的思考。油棕林里面的植物生长茂盛,绵延浓黑,似黑洞一般,树林里有猫头鹰、夜鸟等等,自然地理空间的独有特质也给了她某种启发:“一直以为树林里并存第三度时空,类似异次元世界,或是桃花源,有缘之人方能寻得。”^{[12]61}

除自然地理环境以外,地域文化也影响着文学家的创作。曾大兴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指出:“一个文学家一生所接受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往往是丰富多彩的,也是复杂多变的,有出生成长之地的地域文化(简称‘本籍文化’)的影响,也有迁徙流动之地的地域文化(简称‘客籍文化’)的影响。”^[16]钟怡雯赴台湾地区求学之后,难免受到台湾地区影响,但是她起初并未完全融

入台湾地区的环境，而是拥抱着自己的原乡记忆进入了新的生活。她在《我和我豢养的宇宙》中说：“乌托邦难以实现，就用文字打造，我的空中花园原来也只是梦，谁知道竟弄假成真。”^{[1]240}又：“遗落的乌托邦碎片。我试图把它们重新捡起，拼凑，重建适于我居住的宇宙。”^{[1]240}原本生活过的地理空间是很难被搬运到新的生活环境中的，但可以凭着记忆进行精神上的融合，而精神原乡的打造也不是依靠凭空的想象，更多的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体验与需求。“到达者还需继续寻找他的家。只是他所寻求者已奔赴前来欢迎他”^[17]。

作者看似建构了第三空间，实际上这个空间与第一空间有着高度的关联。在某种视角下，过去和将来所处的时空并不会冲突，可以并行存在。诚如作者所言：“如洗的水蓝天空，只有一朵胖胖的白云。地上的这个绿色聚落里，则有黝黑的我与它遥遥相望。此刻，聚落、白云和我，都在同一个时空的坐标上。属于祖父的，应当存在于另一个不同的时空。那是我无法落足的所在。它可能存在，也许消失。”^{[1]83}

4. 结语

学界对于钟怡雯散文中的离散书写已经有一定的研究，可是从地理空间视角系统性地研究离散写作，还有较大的探索空间。离散也需要地理载体，而地理空间不仅仅是离散书写的载体，也可以是作家真实生活过的地方，正如迈克·克朗所言：“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的透镜或镜子折射或反映的外部世界。同样，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将文学评价成‘主观的’恰恰遗漏了这个关键问题。”^{[12]72}文学地理空间也不仅仅是离散书写的载体，还可能融入了作家真实的情感体验。钟怡雯散文中的“隔离性”地理空间，并未完全隔绝于人世，那条通往“桃花源”的路径可以打开新的视角与新的世界，连接起新旧两个空间。

参考文献：

- [1]钟怡雯.岛屿纪事[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
- [2]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77.
- [3]方立娟.书写与超越：陶渊明文学中的地理空间研究[D].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22:36.
- [4]汉语大字典编纂处编著.60000词现代汉语大词典（第三版）[Z].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22.
- [5]高亨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7.
- [6]（宋）苏轼著，（清）冯应榴注，黄任轲、朱怀春校.苏轼诗集合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192.
- [7]（法）加斯东·巴什拉著，张逸婧译.空间的诗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 [8]（晋）陶潜.陶渊明集[M].宋刻递修本.
- [9]杜华平.论文学地理空间的拓展与深进 [J] //曾大兴，夏汉宁，郑苏淮主编.文学地理学——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集[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10.
- [10]刘耀中，李以洪.荣格心理学与佛教[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86.
- [11]钟怡雯.野半岛[M].中国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
- [12]（英）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3]方立娟.陶渊明诗文中的远行书写[J].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24(02):69-73.
- [14]（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694-695.
- [15]（清）沈德潜著，潘务正、李言编辑点校.沈德潜诗集·归愚文钞余集卷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1526.
- [16]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58.
- [17]（德）海德格尔著，王作虹译，黎明校.存在与在[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93.

（栏目主编：侯本塔 编辑：佟彤，胡港 校对：金字恒）